

总 报 告

General Report

B.1

华裔来华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 与学习行为调查研究*

李 欣 卢雁玲**

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 12 所中国高校 921 位留学生的问卷数据统计, 分析了疫情下留学生的构成情况。研究发现, 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略低于非华裔留学生, 整体学习行为略优于非华裔留学生, 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与正面学习行为呈正相关, 与负面学习行为呈负相关, 其正面学习行为和在线学习体验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华裔留学生更适应具有竞争性的在线课堂学习环境, 在线上学习中更为倚重教师的教法 and 直播教学, 其家庭因素对其线上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即增进华裔留学生的自我调

* 本文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1 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文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项目编号: 21YH01C) 的阶段性成果。

** 李欣, 博士, 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华文教育、华文教师、国际中文教育; 卢雁玲,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



控能力、提高留学生教师的线上教学能力、构建华裔留学生学习评价反馈机制，以及给予低收入家庭的华裔留学生更多关怀。

关键词： 华裔 留学生 在线学习体验 在线学习行为

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留学生教育方面。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9.2万名各类外国留学生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校学习。^①2019年，来华留学学历生比例达到54.6%，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达54.1%。^②在这些留学生中，就包括数量众多的华裔留学生。然而当前学界对于华裔留学生的研究多集中在语言习得^③、文化认同^④等方面，鲜有研究从族裔视角来审视留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新冠疫情的发生催化了全球高等教育模式变革，在线学习成为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于疫情之下的留学生教育而言，在线学习已经成为我国留学生教育的新常态。在线学习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留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然而由于在线学习缺乏外部监督和实体课堂学习环境，留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究竟如何？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在这些方面有何差异？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与学习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华裔留学生是华裔新生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这些问题对于改善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效果、探索针对华裔留学生的帮扶措施，以及进一步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具有重要价值。

① 《2018 来华留学统计》，中国教育网，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② 《“十三五”时期来华留学生结构不断优化》，中国教育网，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834/mtbd/202012/t20201222_506945.html。

③ 盛继艳：《华裔学生汉语学得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④ 闫丽：《华裔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与汉语学习研究》，《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9期。



一 文献回溯

(一) 在线学习体验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以往对在线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线教育的概念和理论基础^①、在线教学的课程设计^②等方面。然而,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化发展,在线教育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包括网络或平台卡顿、直播教学难以实施、教师监督的弱化、学生自我调控能力差、课堂互动受限、学生挂机学习等。^③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在线学习者个体层面,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④、学习参与情况^⑤、学习投入^⑥、学习交互^⑦、学习成效^⑧、学习体验^⑨、在线学习满意度^⑩、学习自我效能感^⑪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特别是学习者在线学习体验及其影响因素备受学界关注。

① 王兴富:《论远程学习的理论和模式》,《开放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张梅琳、黄丹:《基于MOOC学习体验的在线课程设计分析》,《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年第15期。

③ 董宇虹:《疫情环境下基于学习通的移动课堂教学应急模式探讨》,《现代农村科技》2020年第6期。

④ 牟智佳、张文兰:《基于Moodle平台的网络学习动机影响因素模型构建及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3年第4期。

⑤ S. Hrastinski, "What is Online Learner Particip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Computers & Education*, No. 51, 2008, pp. 1755-1765.

⑥ 李爽、王增贤、喻忱、宗阳:《在线学习行为投入分析框架与测量指标研究——基于LMS数据的学习分析》,《开放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

⑦ 徐晓青、赵蔚、刘红霞:《大学生在线学习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远程教育》2017年第5期。

⑧ 沈忠华、邬大光:《大学生在线学习成效及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11期。

⑨ K. S. Kim, J. L. Moore, "Web-based Learning: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First Monday*, No. 10, 2005.

⑩ 朱连才、王宁、杜亚涛:《大学生在线学习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⑪ Pei-Chen Sun, Ray J. Tsai, Glenn Finger et al., "What Drives Successful E-learn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Learner Satisfaction," *Computer & Education*, No. 50, 2008, pp. 1180-1202.



国内学者李英从哲学、心理学、美学的角度分析学习体验,认为学习体验是活动主体在一个活动中亲历某件事并获得的相应认识 and 情感。学习体验的特征包括:亲历性、个人性、缄默性。^① 刘斌等认为在线学习体验是学习者对在线课程学习过程及结果的感知和情感反应。从内容上看,它既包括学习者在体验后产生的认知过程,也包括情感体验。^② 总体而言,在线学习体验是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中学习、互动而产生的主观评价和总体感受,包括身体、心理上的体验。在线学习体验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主体性,即强调学习者个体的内在因素,包括学习动机、家庭背景等;二是亲历性,即强调学习者在身体和心理上的亲身经历;三是情感性,即强调学习者对在线学习体验的情感,包括积极体验和消极体验。

学习者的在线学习体验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Alexander 等利用两年时间对悉尼科技大学师生的在线教学和学习活动进行数据追踪,研究发现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学习平台、课程特点、学习资源、学习机会对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产生了显著影响,^③ Paechter 等从在线学习期望、在线学习体验与学习成就、课程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索影响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因素,研究发现学生在线学习体验受到课程结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自主学习、课程投入的影响;^④ 吴筱萌等对参与 Coursera 课程平台的学生展开调查发现,学历、有无在线学习经验等个人背景因素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体验;^⑤ 江毓君等对影响大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各类因素进行了重要性排序,

-
- ① 李英:《体验:一种教育学的话语——初探教育学的体验范畴》,《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12期。
- ② 刘斌、张文兰、江毓君:《在线课程学习体验:内涵、发展及影响因素》,《中国电化教育》2016年第10期。
- ③ Shirley Alexander, Tanja Golja, "Using Students' Experiences to Derive Quality in An E-Learning System: An Institution'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No. 10, 2007, pp. 17-33.
- ④ Manuela Paechter, Brigitte Maier, Daniel Macher, "Students' Expectations of, and Experiences in E-learning: Their Relation to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Course Satisfaction," *Computers & Education*, No. 54, 2010, pp. 222-229.
- ⑤ 吴筱萌、雍文静、代良、贾积有、王爱华、缪静敏:《基于 Coursera 课程模式的在线课程学生体验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14年第6期。



认为教师教学技能、师生互动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课程任务、同伴互动与协作、学习资源特性、课程活动设计等是次要影响因素；^① 贾文军等利用文本数据构建主题模型对学生的在线学习评论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因素依次是教师教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学习平台和硬件设施；^② Rahman 从学习者家庭、所在地等更具体的层面提出，学习者在线学习受到学生所在地网络、学生是否具备上课所需的移动设备、家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家人支持还包括家庭经济水平。^③

（二）在线学习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在线学习行为是学习者在线上教育中的学习行为，也被称为“远程学习行为”“网络学习行为”等。行为主义学习理论（Behaviorist Theory）认为学习是环境和学习者的行为反应联系在一起的过程，把环境看作刺激，学习是在一定环境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从而获得新经验的过程，认为环境和学习外部条件能极大影响学习者的行为反应。据此理论，Sonamthiang 等提出“网络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者在网络学习过程中由于受到外部刺激作出的显性反应；^④ Kizilcec 等还进一步将在线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划分成四类：完成者（Completing）、旁听者（Auditing）、脱离者（Disengaging）、体验者（Sampling）。^⑤ 国内学者也强调学习环境的重要性，庄科君等认为网络学习

-
- ① 江毓君、白雪梅、伍文臣、罗晓娟：《在线学习体验影响因素结构关系探析》，《现代远距离教育》2019年第1期。
 - ② 贾文军、黄玉珍、陈武元：《大学生在线学习体验：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 ③ Abd Mansyur Rahman, “Dampak COVID-19 Terhadap Dinamika Pembelajaran Di Indonesia,”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No. 37, 2020, pp. 32-46.
 - ④ Sumalee Sonamthiang et al., “Discovering Hierarchical Patterns of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in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cember 2007), pp. 485-489.
 - ⑤ René F. Kizilcec, Chris Piech, and Emily Schneider, “Deconstructing Disengagement: Analyzing Learner Subpopulations i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alytics and Knowledge, New York, NY, 2013), pp. 170-179.



行为是指学习者在学习目标的引导下,在计算机网络创设的、具有丰富学习资源和全新沟通机制的学习环境中进行意义构建、问题解决和社会性交互的总和。^① 马潇认为,网络学习行为的出现以现代通信技术发展和应用为前提,它是学习者在该环境中进行的信息检索、信息加工、信息发布、人际沟通、解决问题等行为。^②

研究者对影响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研究发现,学习者的个人背景因素会影响其在线学习行为,例如何春等通过对参与慕课(MOOCs)学习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习阶段、高校类型对学生的行为存在显著影响;^③ 还有研究发现,教师的在线教学会对学生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马婧等通过分析高校师生在线教学群体行为关系,发现教师的教学指导和反馈对学生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④ 诸多研究还表明在线学习行为能够预测在线学习效果。李小娟等通过构建学生在线学习行为与学习绩效相关模型,预测在线学习行为与学习绩效的相关性,发现积极的在线学习行为可以正向促进学习者在线学习的自我效能感、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建构水平的提升,对学习绩效产生显著影响,^⑤ 这一研究结论与郑勤华等^⑥、陈鹏宇等^⑦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 ① 庄科君、贺宝勋:《网络自主学习行为系统框架和自主学习行为层次塔》,《中国电化教育》2009年第3期。
 - ② 马潇:《网络学习行为评价模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理工大学,2010。
 - ③ 何春、王志军、吕啸:《我国大学生 MOOCs 学习体验调查研究》,《中国远程教育》2014年第11期。
 - ④ 马婧、韩锡斌、周潜、程建钢:《基于学习分析的高校师生在线教学群体行为的实证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 ⑤ 李小娟、梁中锋、赵楠:《在线学习行为对混合学习绩效的影响研究》,《现代教育技术》2017年第2期。
 - ⑥ 郑勤华、曹莉、陈丽、吴云峰:《远程学习者学习绩效影响因素研究》,《开放教育研究》2013年第6期。
 - ⑦ 陈鹏宇、冯晓英、孙洪涛、陈丽:《在线学习环境中学习行为对知识建构的影响》,《中国电化教育》2015年第8期。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已有线上学习体验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留学生线上学习的实际情况自编问卷。为提高问卷的效度，研究者先对问卷进行了施测，在对施测样本进行分析后，进一步删减和调整了问卷题项。正式问卷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性别、年龄、学段、族裔、家庭收入等人口学信息（见表1）；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包括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正面学习行为、负面学习行为三大方面，共计16个题项。问卷分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供不同中文水平的留学生选择。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计分法，用1、2、3、4、5依次代表“极不符合”“不符合”“不确定”“符合”“非常符合”。分值越高，代表受试者对题项所述内容认可程度越高。

在确定问卷后，本研究根据目的性取样和便利性取样原则发放问卷，通过相关高校留学生授课教师邀请留学生填写中英文网络问卷（问卷星、谷歌表单）。本研究于2021年上半年调查了华北（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侨大学）、西北（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云南大学）等六大区域12所留学生教育历史较为悠久的高校。最终回收问卷1050份，其中有效问卷921份，有效率为87.7%。正式问卷信度值为0.843，效度为0.891。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2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研究对象

本调查研究对象为华裔留学生。学界对于“华裔”的界定存在争议，通常指取得侨居国国籍的华人后代，也泛指所有海外华侨华人的后代。本调



查在问卷中并不对“华裔”身份进行说明界定，而是采取自评的方式，由调查对象自己确认其族裔身份。“留学生”通常是指以学习和教育交流为目的、居留在中国的外国公民，并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学生。新冠疫情发生导致这些留学生的居留地发生根本性分化：一部分留学生于2020年初离开中国，以线上学习的方式继续接受各高校的教育；另一部分留学生选择留在中国，在疫情发生早期接受线上学习，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转而恢复了线下学习，其学习方式偶尔会根据各地疫情的波动情况在二者之间切换。疫情发生之后，我国各高校的留学生教育和招生工作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2021级与2022级的新生也随即接受各高校的在线注册与管理，全部接受线上学习，即“在地化”的留学生教育。由此可见，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外国留学生分为居留中国的留学生以及滞留中国境外的留学生，他们均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华裔留学生”是指在我国高校接受各种层次的学历教育，且认为自己具有华裔身份的外国留学生；反之，不认为自己具有华裔身份的留学生为“非华裔留学生”。为了凸显华裔留学生的族群特征，本研究也提供非华裔留学生的数据，并在必要时对二者进行比较说明。

通过对921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本次调查对象的样本呈现如下特征，详见表1。

表1 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学习行为调查人口学信息

单位：人，%

基本信息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20	13.03	144	15.64
	女	313	33.98	344	37.35
家庭收入	低等收入	52	5.65	75	8.14
	中等偏下收入	99	10.75	105	11.40
	中等收入	252	27.36	288	31.27
	中等偏上收入	25	2.71	15	1.63
	上等收入	0	0	5	0.54
	缺失值	5	0.54	0	0



续表

基本信息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年龄	19~22 岁	226	24.54	239	25.95
	23~25 岁	146	15.85	116	12.60
	26~30 岁	17	1.85	44	4.78
	31~35 岁	5	0.54	14	1.52
	36~44 岁	0	0	5	0.54
	缺失值	39	4.23	70	7.60
学段	预科	13	1.41	15	1.63
	本科	396	43.00	409	44.41
	研究生	24	2.61	63	6.84
	缺失值	0	0	1	0.11
留学时长	1 年以下	99	10.75	129	14.01
	1~2 年	152	16.50	164	17.81
	3~5 年	77	8.36	73	7.93
	6~8 年	7	0.76	4	0.43
	9~10 年	4	0.52	0	0
	11 年以上	11	1.19	5	0.54
	缺失值	73	7.93	113	12.27
线上学习经历	有	190	20.63	171	18.57
	无	243	26.38	317	34.42
当前位置	中国境内	64	6.95	36	3.91
	中国境外	369	40.07	452	49.08

1. 华裔留学生占比近五成，以女性为主，且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中等收入家庭

在本次调查对象中，华裔留学生总人数为 433 人，占全部样本的 47.01%。非华裔留学生总人数为 488 人，占全部样本的 52.99%，二者比例相当。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海外学生留学中国产生了“虹吸效应”，随着越来越多非华裔留学生的到来，华裔留学生的比例相对下降，但总体看来华裔留学生人数仍然呈明显上升趋势，^① 华裔依然是留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研究和关

① 赵珩：《试论华裔留学生的特点、教育与管理》，《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S1 期。



注的重要群体。为有效解决华侨华人子弟的升学问题,进一步增进海外华裔子弟与祖籍国的感情,中国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应的统战政策和来华留学招生政策。这些招生政策实施多年,取得了积极成效,得到了海外华裔子弟的认可。在性别方面,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样本量相当,均呈现女多男少的特征,女生是男生的2倍多。在“家庭收入水平”方面,86.84%的华裔留学生来自中等收入家庭,具体分为中等偏下、中等和中等偏上三个层级,来自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占22.86%,来自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仅占5.77%。有12.01%的华裔留学生来自低等收入家庭,没有学生来自上等收入家庭。与之相比,来自低等收入家庭的非华裔留学生人数略多于华裔,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数基本持平;整体看来,大部分华裔留学生的家庭具备支持子女接受来华留学教育的经济能力,但也有一成左右留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本次调查还发现,华裔留学生生源国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其中印尼最多,泰国次之,其他生源国还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这符合华侨华人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的情况。

2. 华裔留学生年龄主要集中在19~25岁,以本科生最多,且留学时长多处于2年以下

在年龄构成上,青年留学生是留学生群体的主力军。25岁以下的华裔留学生占比近四成,其中19~22岁占24.54%,23~25岁占15.85%。这与华裔留学生的所处学段基本吻合,43%的华裔留学生正在接受本科阶段的学习。华裔留学生的整体学段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以本科生为绝对主体。此次调查对象中华裔预科生占比为1.41%。在华裔留学生的“留学时长”方面,处于1~2年留学时长的学生占比最多,其次为留学时长不到1年的学生,再次为留学时长处于3~5年的学生,留学时长在6年以上的学生非常少,这也再次说明大部分华裔留学生都在接受本科阶段的学习。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此次调查中的华裔研究生占比为2.61%,仍有巨大的招生空间;此外,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留学生教育发展,帮助已申请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教育部留学基金



委于近年推出了预科性质的教育项目，在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的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于 2019 年确定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华侨大学在内的 17 所高校负责对部分留学生进行汉语强化学习和部分文化课学习^①，学制一年，届时学生需要通过预科结业考试^②。可以预见，未来研究生阶段和预科阶段的留学生教育会有进一步发展。非华裔留学生在年龄、学段和留学时长等三方面的分布与华裔留学生相当。

3. 半数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准备不足，且85%的华裔学生滞留海外

“线上学习经历”是通过问询留学生在新冠疫情前是否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线上学习以确定他们是否具备线上学习的经验。对此华裔留学生中有 56.12% 的人表示在疫情前未进行过线上学习，非华裔留学生中缺少线上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更高。全部留学生中共计 60.80% 的人缺乏线上学习的基本经验，对中国高校的线上学习安排准备不足，因此各个高校应加强留学生线上教学的入门引导。由于新冠疫情尚未结束，而中国高校留学生招生工作仍在进行，疫情发生之后招收的学生都在各自国家进行网络注册和线上教育。“当前位置”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调查中华裔留学生中 85.22% 的人滞留境外，非华裔留学生中滞留境外的人数则高达 92.62%，全部调查对象中 89.14% 的留学生滞留境外。对许多留学生而言，疫情之下的“来华留学”已经转变为“在地留学”，这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中国高校留学生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如何有效地对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留学生进行“协同教学”、如何改善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是当前亟须关注的问题。

三 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在线学习行为的分析

本研究从在线学习体验、在线学习正面行为和在线学习负面行为三个维度对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进行了分析，各维度均值见表 2。

① 本处资料来自对某预科学院院长及授课教师的非正式访谈。

② 预科结业考试包括汉语（含文科、理工、经贸、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四大类，共计七个科目。2021 年全球共有 128 个国家的考生参加了年度考试，考生共计 8960 人次。



表 2 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在线学习行为均值统计

均值	在线学习体验	正面学习行为	负面学习行为
华裔留学生	2.77	3.39	2.77
非华裔留学生	2.78	3.37	2.80

从表 2 中可以发现,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均值(2.77)低于中间值 3,整体学习体验中等偏低;正面学习行为的均值(3.39)高于中间值 3,说明华裔留学生正面学习行为出现的频率较高;负面学习行为采取反向计分,均值(2.77)低于中间值 3,说明其负面学习行为出现的频率较低。非华裔留学生在上述三个维度与华裔留学生没有明显差异,其在线学习体验略微高于华裔,正面学习行为略微低于华裔,而负面学习行为略微高于华裔。鉴于题项过多,为了保证叙述视角的一致性,下文将主要聚焦华裔留学生的数据分析,非华裔留学生的数据仅从比较的视角进行简单呈现。

(一) 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描述性分析

为便于解释分析,本部分将“符合”和“非常符合”选项合并为“符合”,“极不符合”和“不符合”合并为“不符合”(见表 3)。

表 3 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

维度	题项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均值	符合(%)	不符合(%)	均值	符合(%)	不符合(%)
在线学习体验	在线学习氛围较好	2.48	8.1	43.6	2.56	13.9	40.2
	在线考试更紧张	3.15	31.4	20.6	3.36	38.5	14.0
	在线考试更客观	3.0	20.8	19.6	3.06	25.8	19.9
	满意在线学习成绩	3.13	32.6	21.5	2.97	26.3	25.6
	在线学习效果好	2.65	17.3	38.3	2.70	16.0	34.0
	喜欢在线学习	2.44	11.8	46.2	2.52	14	43.9
	喜欢直播教学	3.12	31.9	21.2	3.20	33.0	18.6
	网速及稳定性	2.9	16.4	23.6	2.85	13.9	25.8
	方便师生交流	2.8	18.0	33.3	2.90	22.9	28.5

从表 3 中可知，在线学习体验维度的各个题项中，华裔留学生在“在线考试更紧张（3.15）”“在线考试更客观（3.0）”“满意在线学习成绩（3.13）”“喜欢直播教学（3.12）”等题项的均值都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在线考试更紧张”的均值最高，说明整体而言，较多华裔留学生认为在线考试让他们感到更紧张，而对于在线考试是否更为客观，大部分学生保持中立态度，对于当前在线学习的成绩，多数学生认为较为满意，相对于录播课，直播教学的方式也受到了多数华裔学生的认可。

华裔留学生在“在线学习氛围较好（2.48）”“在线学习效果好（2.65）”“喜欢在线学习（2.44）”“网速及稳定性（2.9）”“方便师生交流（2.8）”等题项的均值低于中间值 3，处于总体较低水平。说明与传统的线下学习相比，多数华裔留学生并不认可在线学习的氛围和学习效果，对于在线学习是否更方便师生交流也持负面态度。此外，受所在地区网络状况和学习设备条件的制约，部分华裔学生对在线学习的网络流畅性和稳定性也体验不佳。

（二）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从表 4 中可知，华裔留学生正面学习行为维度三个题项从高到低的均值依次是“按时完成作业（3.86）”“主动查阅资料（3.29）”“主动观看回放（3.01）”，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按时完成作业”的均值（3.86）最高，大部分华裔留学生认为自己基本能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如有必

表 4 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行为

维度	题项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均值	符合(%)	不符合(%)	均值	符合(%)	不符合(%)
正面学习行为	按时完成作业	3.86	60.5	6.2	3.81	58.8	5.8
	主动查阅资料	3.29	34.6	11.5	3.29	35.4	12.1
	主动观看回放	3.01	24.2	24.5	3.01	24.4	23.9
负面学习行为	经常走神	3.16	31.4	21.0	3.14	30.8	20.7
	易受干扰	3.18	33	21.0	3.22	38.5	20.1
	逃课或挂机学习	1.97	6.4	65.6	2.05	7.5	62.1



要也会主动查阅课程学习资料并主动观看教学回放，说明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的积极性尚可，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华裔留学生负面学习行为维度三个题项从高到低的均值依次为“易受干扰（3.18）”“经常走神（3.16）”“逃课或挂机学习（1.97）”。说明大部分华裔留学生承认自己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经常走神，更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仅有小部分学生承认自己有逃课或挂机学习的行为，说明多数华裔留学生能按时上课并全程听讲。

（三）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行为与在线学习体验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5中可知，华裔留学生正面学习行为的各维度（按时完成作业、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观看回放）与在线学习体验整体呈正相关（ $p < 0.01$ ）；其负面学习行为（经常走神、易受干扰、逃课或挂机学习）与在线学习体验整体呈负相关（ $p < 0.01$ ）。说明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学习行为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正面学习行为越多，其在线学习体验越好；而良好的在线学习体验会激发并维持更多的正面学习行为；反之，负面学习行为越多，在线学习体验则越差，而糟糕的在线学习体验也会导致更多的负面学习行为。

表5 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行为与在线学习体验的相关分析

维度	子维度	在线学习体验	p 值
正面学习行为	按时完成作业	0.222 **	0.000
	主动查阅资料	0.321 **	0.000
	主动观看回放	0.399 **	0.000
负面学习行为	经常走神	-0.306 **	0.000
	易受干扰	-0.199 **	0.000
	逃课或挂机学习	-0.025 **	0.000

注：**表明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 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好地了解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行为和在线学习体验背后的影响因

素，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个体、家庭、教师三个层面分析影响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Y_1 &= \beta_0 + \beta_1 \sum personal + \beta_2 \sum family + \beta_3 \sum instructor + \varepsilon \\ Y_2 &= \beta_0 + \beta_1 \sum personal + \beta_2 \sum family + \beta_3 \sum instructor + \varepsilon \\ Y_3 &= \beta_0 + \beta_1 \sum personal + \beta_2 \sum family + \beta_3 \sum instructo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其中 Y_1 ， Y_2 ， Y_3 为因变量，依次为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正面学习行为、负面学习行为，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 β_3 为回归系数， $\sum personal$ ， $\sum family$ ， $\sum instructor$ 是自变量，依次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教师因素， ε 表示随机误差。

经过数据分析发现，调整后的各模型 R^2 拟合效果尚可；相应的方差分析显著值 p 均小于 0.001，具有统计意义；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均小于 3，不存在明显共线性；表 6 显示了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在线学习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与在线学习行为是留学生个体、家庭、教师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表 6 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与在线学习行为回归分析

类属	题项	在线学习体验		正面学习行为		负面学习行为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Beta1	Beta2	Beta1	Beta2	Beta1	Beta2
个体因素	学段	0.005	-0.033	0.033	0.078 *	0.139 **	0.156 ***
	性别	0.004	-0.019	0.052	-0.030	-0.018	0.086 *
	完成作业	-0.014	-0.070	—	—	-0.158 **	-0.131 *
	平台熟练	0.103 *	0.055	0.199 ***	0.145 ***	0.120 *	-0.018
	同辈竞争	-0.021	0.113 **	0.151 **	0.054	0.121 *	0.127 **
	生生互动	0.243 ***	0.197 ***	0.035	0.123 **	-0.048	0.053
	经常走神	-0.145 ***	-0.122 ***	-0.009	-0.045	—	—
家庭因素	父母期望	-0.002	-0.124 ***	0.037	0.206 ***	-0.030	-0.135 **
	家庭经济	0.026	0.034	-0.050	-0.040	0.070	-0.018



续表

类属	题项	在线学习体验		正面学习行为		负面学习行为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华裔留学生	非华裔留学生
		Beta1	Beta2	Beta1	Beta2	Beta1	Beta2
教师因素	教法适当	0.104 *	0.083	0.259 ***	0.163 **	-0.131	0.000
	进度适当	0.175 *	0.018	0.016	0.003	-0.017	0.036
	直播教学	0.082 *	0.091 *	0.094 *	0.048	-0.076	-0.079
	提供资料	-0.068	0.037 **	0.159 ***	0.151 ***	0.125 *	0.033
	师生互动	-0.031	-0.104 *	0.026	0.043	-0.065	-0.162 **
	氛围良好	0.216 ***	0.356 ***	-0.115 *	-0.098 *	-0.082	-0.209 **
	考试合理	0.152 ***	0.162 ***	0.144 ***	0.208 ***	-0.047	0.045
R ²		0.511	0.493	0.422	0.416	0.096	0.112
F		28.921 ***	30.240 ***	21.822 ***	23.869 ***	4.014 ***	5.055 ***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一）在线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个体因素中，华裔留学生的性别和所处学段对其在线学习体验没有显著影响 ($p > 0.05$)，他们能否熟练使用网课平台对其学习体验呈显著相关 ($p < 0.05$)，说明华裔留学生更希望对授课平台有掌控感，认为这会对其在线学习产生影响，而非华裔留学生则没有此方面的想法；充分的“生生互动”对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均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 ($p < 0.001$)，与实体课堂相比，线上学习缺乏真实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同伴，这会让学习者感到孤立无助，也不符合建构主义等学习科学所提出的在生生互动中建构知识的主张；此外，两类留学生群体在线上学习中“经常走神”难以专心的负面学习行为均与其学习体验呈显著负相关 ($p < 0.001$)，华裔留学生这种行为每增加1次，对在线学习体验的满意度会降低0.145倍。如何让留学生在线上学习中更专心，从而改善他们的学习体验，这对授课平台和授课教师都提出了挑战。

在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均不对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产生显著影响 ($p > 0.05$)，这样说明两类留学生的整体家庭经济状态尚



可,能保证线上学习的硬件(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和软件环境(稳定而流畅的网络);“父母期望”对华裔留学生有微弱的负面影响,而对非华裔留学生有显著影响($p<0.001$),父母期望越高,非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满意度越低。有研究表明,父母期望大能增加大学生的学习动力,^①但同时也会增加学生的压力和焦虑感,使学生对学习和生活产生更多的不安全体验和不确定感。^②

在教师因素中,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都认为在线学习氛围的好坏、在线考试设计的合理与否会对其在线学习体验产生显著影响($p<0.001$)。此外,教师适当的教学方法、适当的教学进度还对华裔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p<0.05$),而对非华裔留学生没有影响。这说明华裔留学生在线上学习中更为依赖教师得当的教学,即当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进度与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水平匹配性较高,且教师采用直播教学、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考试设计合理时,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达到最佳状态。

（二）正面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华裔留学生正面学习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个体因素包括“平台熟练”($p<0.001$)和“同辈竞争”($p<0.01$),即华裔留学生对学习平台的熟练程度每增加1级,正面学习行为出现的频次增加0.199倍。此外,他们感受到的同辈竞争压力能激发他们正面学习行为的产生。与之相比,影响非华裔留学生正面学习行为的个人因素主要有“平台熟练”($p<0.001$)和“生生互动”($p<0.01$)。这说明当置身于学习群体时,华裔留学生更希望以自己积极的表现在学习中胜出,以赢得外部认可与自我实现;而对非华裔留学生而言,与同伴之间的充分互动才能激发其更多的正面学习行为。

家庭因素对华裔留学生的正面学习行为没有产生影响($p>0.05$),但

① 鞠严萍:《基于因子分析的大学生学习动力影响因素及群体差异化研究》,《泰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董雪、倪晓莉:《大学生完美主义与安全感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年第4期。



“父母期望”能显著影响非华裔留学生的正面学习行为 ($p < 0.001$)。

在教师因素中,“教法适当”“提供资料”“考试合理”均能对两类留学生群体的正面学习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对华裔留学生而言,教师“教法适当”每增加 1 个程度,他们的正面学习行为的出现频次就会增加约 0.259 倍。此外,教师是否采取直播教学也会对华裔留学生的正面学习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p < 0.05$)。

(三) 负面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个体因素中,所处“学段”“完成作业”“同辈竞争”对两类留学生群体均会产生显著影响。预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负面学习行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结合上文差异性分析可知,学段越高越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分心;“完成作业”情况与负面学习行为呈负相关,即两类学生按时完成作业的频次越多,负面学习行为就越少;“同辈竞争”的压力在对华裔留学生的正面学习行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华裔留学生的负面学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同辈竞争”也对非华裔留学生的负面学习行为产生影响,非华裔留学生感受到的同辈竞争压力越大,就越会表现出消极负面的学习行为,如不专心上课、挂机学习等。相对而言,华裔留学生更适应具有竞争性的学习环境,这与华裔的文化背景有关。

家庭因素对华裔留学生的负面学习行为影响不显著 ($p > 0.05$),但“父母期望”对非华裔留学生产生影响显著 ($p < 0.01$)。

在教师因素中,除了“提供资料”对华裔留学生的负面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外 ($p < 0.05$),其余变量均不对华裔留学生的负面学习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教师每提前提供学习资料 1 次,华裔留学生的负面学习行为增加 0.125 倍,因此,对华裔留学生而言,提供学习资料并非越早越好,需要教师在合适的时间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料,应在合适的时机提供学习资料,并且要聚焦学生薄弱知识点,否则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对非华裔留学生而言,良好的师生互动和课堂氛围能有效降低他们的负面学习行为。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 12 所中国高校 921 份留学生问卷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和正面学习行为仍有巨大改善空间，当前居留地对其在线学习无显著影响。

与传统的线下学习相比，多数华裔留学生并不认可在线学习的氛围和效果，对在线考试的客观合理性也不太认可。平台互动性不足和网络不够流畅等问题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在线学习体验。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没有明显差异，华裔留学生的整体学习行为略优于非华裔留学生，华裔留学生的主动学习行为略多于非华裔留学生，逃课或挂机学习等负面学习行为略少于非华裔留学生。多数华裔留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自主性，但是易受干扰和经常走神的频率较高。研究还发现，当前居留地对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均不存在显著影响，滞留中国境内与境外的留学生在在线学习体验、正面学习行为、负面学习行为三个维度的均值几乎一致。多项针对中国大学生在线教学效果的调查结果也有相同发现，如学生在线学习期间的居住地对其线上教学满意度无影响^①、不同地区大学生对线上思政课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②等。就华裔留学生而言，相对于居留地，线上学习氛围的营造更为重要。

第二，华裔留学生在线上学习中更为倚重教师的教法和直播教学，以及具有竞争性的学习氛围。

① 常微微、方正美、常鑫、苏姗姗、朱丽君、金岳龙：《安徽省某医学院校大学生线上教学效果调查及满意度分析》，《卫生职业教育》2021 年第 19 期。

② 王刚、邹天琦：《疫情之下线上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研究》，《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 年第 6 期。



教师适当的教法和适当的教学进度对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教学进度的影响极为显著，而这两点对非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教师的直播教学会对华裔留学生的正面学习行为发挥积极影响，而对非华裔留学生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华裔留学生希望教师能进行直播教学，对于教师合理的教学进度和适当的教学方法具有较高要求，希望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风格来进行线上学习。此外，研究还发现华裔留学生更适应具有竞争性的在线课堂学习环境。当置身于学习群体时，华裔留学生所感受到的同辈压力会激发他们的正面学习行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主动学习行为赢得外部认可和自我实现。与同辈之间的互动会增加他们对线上学习的积极体验，但并不能激发他们的正面学习行为。

第三，华裔留学生的家庭因素对其线上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

在家庭经济方面，绝大部分华裔留学生来自中等收入家庭，当家庭经济条件能够基本满足其在线学习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后，就不会对其在线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父母期望对他们也没有产生影响，但对非华裔留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影响显著。这说明大学阶段的华裔留学生的在线学习表现主要受自我驱动而非父母及家庭的期望。在以往研究中，家庭因素对华裔留学生的影响大多表现在学生的汉语语言^①、文化^②及族群认同^③等方面。

（二）建议

其一，增强华裔留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

自我调控能力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调整以达成

① [日] 三井明子、邵明明：《日本华裔和非华裔的汉语学习观念对比研究》，《国际汉语教育》2019年第3期。

② 李春风：《缅甸华裔青少年母语认同现状及成因》，《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③ 朱雯静、王建勤：《跨文化族群的认同比较研究与汉语传播策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年第3期。



预定目标的能力,它体现了学习者对自身心理与行为的主动掌握,是学习者学习自主性和自律性的总和,对于在线教育学习者而言至关重要。华裔留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控能力是影响在线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的重要因素,包括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主动查阅学习资料等。研究发现,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越高,在线学习体验感更好。^① 本次调查中的华裔留学生的正面学习行为各项均值处于中等水平,说明他们的自我调控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这不但需要学生个体的努力,也需要教师的启发和监督。教师可以采取适当教学干预来唤醒和激发学生的自我调控意识,并锻炼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使其逐步过渡到自觉水平。

其二,提高留学生教师的线上教学能力。

诸多研究都认为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影响学生在线学习体验最重要的因素,^② 甚至其他影响因素,诸如师生互动、课程任务、同伴协作等本质上也可以通过改善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解决。此外,教师的教学指导与反馈能对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③ 提高留学生教师全方位的线上教学能力是改善华裔留学生在线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的重要抓手。对此,应加强对任课教师的针对性培训,让他们认识到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华裔本科生与华裔研究生的差异、不同学段华裔留学生在在线学习体验和学习行为方面的差异,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帮助华裔留学生克服在线学习的外部干扰和倦怠情绪,通过有效教学把处于“旁听者”“脱离者”“体验者”状态的华裔留学生转变为在线学习的“完成者”。

其三,构建华裔留学生学习评价反馈机制。

要从课堂内外两方面加强对华裔留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逃课、挂机等负面学习行为的监督管理。首先,高校的留学生管理部门要制定严格的

① 贾文军、黄玉珍、陈武元:《大学生在线学习体验: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江毓君、白雪梅、伍文臣、罗晓娟:《在线学习体验影响因素结构关系探析》,《现代远距离教育》2019年第1期。

③ 马婧、韩锡斌、周潜、程建钢:《基于学习分析的高校师生在线教学群体行为的实证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考勤措施和奖惩制度，将考勤情况与奖学金、助学金等评优机会挂钩；其次，任课教师要与学生制定严格的线上课堂规则，建立完善的学习评价反馈机制，即以形成性评价为导向、诊断性评价与学习绩效评价为辅助的在线学习反馈机制，教师通过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成果及时进行教学干预，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在线学习成果，并反思和改进自己的学习行为。

其四，给予来自低等收入家庭的华裔留学生更多关怀。

本次调查发现华裔留学生中有 12.01% 来自低等收入家庭，这些学生的社会资源较为匮乏，学习资源和学习进修渠道都较为有限。为了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华裔留学生顺利接受在线教育，相关机构和高校应该建立扶助低收入家庭华裔留学生的长效机制，对此类华裔留学生的学习情况给予及时关注，通过设立定向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对其给予物质上的关照，以便在改善其来华留学体验的同时，增加他们作为华裔的身份认同，增强他们对祖国中国的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及族群认同。